

紀元二千五百四十六年六月刊行

服部誠一著

東京新繁昌記二編

東京

奎章閣發兌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0

Kodak LICENSED PRODUCT



著漆級
述一筋

東京新繁昌記二編

邊
2254
5-2



行刊月六第季四卅百区千二元紀

服部誠一著

東京新繁昌記二編

東京 奎章閣發兌

東京新繁昌記二編目錄

京橋煉化石

附

吳服店

奴茶店

待合茶

淨瑠璃温習

附

女師

築地異人館

邊門
號 2254
卷 5-2

東京新繁昌記二編目錄

附

賣魚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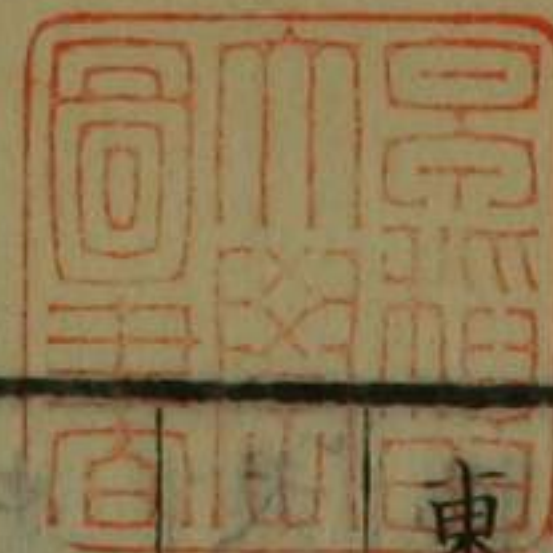
新劇場

附

新富坊守田座

常平社

東京新纂昌記二編目錄終



東京新纂昌記二編

服部誠一著

京橋煉化石 附吳服店 奴茶店

都下新築之壯闊以京橋煉化石為第一焉會更始
 維新之時勞巨萬人費夥多財而興此大土功者何
 也想有故矣試記其源由而後可記其繁昌也夫棲
 于井蛙者不如舞空鳶也住于穴蟻者不如塗巢燕
 也是非其才不如亦非其智不及未全開化故也雖
 人亦然棲茅屋僮父則見淺草觀音堂為彌陀淨土
 未知檜木柱而有呼火患也烏如石室之美而堅乎

薰竈烟婢女則見吉原傾城婦為辨才天女未知鉄
 面皮而有鬻色耻也豈如命婦之貞而睦乎驚世界
 雖廣孰若鴻雁翔千里燕居宅雖美孰若猫兒卧茵
 席驚如知鴻雁心則必可翔千里也愚如借智者膽
 則能可謀大事也有住金殿者有棲茅屋者同是人
 而無青雲心者如糞蠅送生涯于屎中豈可謂丈夫
 乎噫悲哉是皆智識未開明也論者智識既開明乎
 否記者未知其信偽
 也智識不可不弘也心志不可不大也諺不云乎為
 犬寧為豪家犬請視彼龜子富貴稱洋大曰加免
 蓋米之原語也喰
 肥肉卧暖席或睡美人膝或吸阿娘口同是犬也何

其幸福歐洲雖犬亦能開化故與人能親睦也人而
 可不如犬乎矇昧眼開則無為鳥屎凝頂上奴亦無
 為為鶯鶯奪油豆腐婢智與愚則在閑與未閑後世可
 恐世界人民盡為太財主才子國音財主喰蔬食飲水而樂
 非真樂土貧儒之遁辭也穿破屋賞月而娛非真娛
 境奈人之粒瘦也如詩人愚最甚兵愛山家賞破屋
 其口吻曰屋齧檐漏月窓破紙吹簫唯我與風月游
 優樂輩孰不知補屋漏糊破窓策而何巧吐恪輸句
 乎自古稱詩奈人者未嘗聞有一人棲美室着美衣
 者盡皆赤貧也是則馬鹿與阿房之奈番狂言而自

才子見之亦一笑也在神代則稱風流在隆世則稱
未開至方今絕不流行也渡大洋者難共談航海見
倫動者不可共論繁華今游西洋諸國者見我國為
野蠻行西生一歸又我一國者與見我家為穴居飽雖吹大螺非
敢可惡亦非敢可咎何我未能到其國都見其實景
是乃我智識未開明也只棄其質採其真可也盡信
人談不如無談我於洋談採二三言而已且人一上
玉樓則再不歸茅屋一擁藝妓則復不顧夜娼是人
之常情而洋行者流之所以笑己國也故閱世矇昧
弘人智識未如以實物示其實景也見地球儀初知

世界圓入銀座漸覺石室美是乃所以有煉化石之
建築歟入此新街者復不能與塵坑雪院隣居也凡
人而誰無欲去裏店出通街心乎有此築造所以增
都下繁昌而開人民智識之器械也人勞其智力則
能可住美室如煉化石則如水虎尻何愚夫亦住破
屋為蜘蛛網縛余輩雖不才既住巨大石室而纏綾羅
錦繡不亦開化大將乎時有自後引我袂者驚起坐
則一群飢鼠飽嘗雙袖垢膩忽穿破壁而去余摩睡
眼熟視四壁與衣袖則依然破屋而依然敝綿衣也
嗚呼々々余既住石室者蝴蝶一夢也苟夢此富貴

者天使余覺矇眼也立將拜天偶隣叟隔壁聞余寐
語大喝一聲大罵曰汝雖寐語不顧己下愚飽謗人
薄智豈無耻于開化才子乎然則秘我夢而不敢告
人不亦可乎叟笑曰既有神明知汝如之何言不可
噲也耻不可包也余故具記夢以換前坐之一章
二層高樓陸續巍峨聳于蒼空其高大也專模擬洋
風築造積巨万煉石燒赤土者曰煉石形方而長
恰似破石幅約五寸長一尺許
高及數十尺四壁不用一木柱亦不塗一塊土積漸
為巨室以白堊塗全面垣于板堅于石或有樹欽柱
者或有挾石柱者佳麗無不盡結構無不至真如城

堡一車薪火不能燒百轉雷不能震覺瓦鱗々巨楹
比々一棟長二十間約開七八肆店室內任戶主造
營戶々各異其店蓋官收其賦金而貸之積年月至
償其全費則我家也不敢問等位有其財則可住此
美屋也不亦天恩乎街道幅廣七間兩側栽數
種樹木春則聞肆店于芳雲間芬香馥郁薰他羅紗
袖商賣與花蕊競其繁華夏則張市場于綠陰裡清
涼滴瀝濕客蝙蝠傘人烟與枝葉鬪其稠密徒行與
車行隔樹木異其通路行人絡繹雖如織不至其雜
道路上亦遍敷煉石平于砥清于席全街粲然無一

点塵况犬屎乎石室則摸英京倫動街道則擬佛京
巴黎亦何用逾万里波濤到其國都他街亦雖有層
樓大厦或挾蝸廬或隣蜂窠概屋頭不齊如小町與
笠根并立白鷺與黑烏群飛不能見其全壁八街
四丁尾張坊二丁竹川坊一丁金則一棟一様自京
六坊一丁合八街皆為煉石室橋連新橋真都中都而可稱繁華中繁華也

百肆千店商工櫛比雜市連席每戶繁榮爭列新品
競飾奇物金銀相輝青紅互映倚羅也如星重鱗也
似雲唐物與兵服隣蕎麥與牛肉對刺々叩牙籤者
書舖掃除也輾々轉轉轆者洋服裁縫也片陶器與

欽具製革靴與人車賣錦畫娘必美艷鬻傀儡婦自
嬋妍銷々磨時辰儀架々敲金銀箔飄乎雲飛紙商
算葉沛然濛逆油買傾枿足袋看板欺仁王足扇子
雛形倍賴光扇沽烟草者必張茜漆幕街名茶者皆
併黑塗甌金米糖白于雪煉羊羹黑于漆或有骨董
店回金屏風或有香具肆薰仙女香兩傘又晴傘下
馱又足馱丸八者銀座之藥舖也千貨万物無不賣
者無不製者通街八丁商賣如沸米客輻輳熱閱捲
潮探書籍人立翻幾葉買烟草客坐契數烟綴覽罵
真畫未費一錢預問時計值忽驚百圓此店三四客

彼肆六七客接客伴頭千諾万唯自朝連夕抵口之
酸八街中最繁昌者何尾張坊布袋店京橋松田樓
也

店前張席于數處伴頭兩々為伍連筆硯算盤供具
馬大伴頭占坐于正面一人掌會計一人司帳合一
人四顧為撮傘之眼小厮聒々請來々々此席積緋
縮緬與黑縹于彼席重上田縞與結城紬厚板帶動
阿娘心八丈縞迷情男眼一客立店前伴頭低頭曰
請來于此處客問曰有御召縮緬乎曰有矣曰有越
後紬乎曰有矣有蜀江錦乎有吳國綾乎曰何曰何

余不問其值只擇其最上品而已伴諾一諾了稚肩
數十品來客曰此縞則尋常也此品則粗薄也有地
厚如昆布縞鮮如虹霓者乎伴曰是即極上品也是
善于彼紅美于白能適官意乎否曰無一品適余意
者又至他店可買也突然起而去伴惡視曰叱敗矣
誤喰一盃耳俗被欺名之曰冷客

懶叟荷苞物被木綿合羽曰有三升拵子單衣乎曰
有矣曰價如何曰一圓二十五錢也曰雖單衣甚薄
色亦薄高值々々須減其半曰當店正札也官勿吐
戲言視彼標札乃現金無掛值比之于他店價最廉

矣官請召之曰客買物叟曰子謂廉值余謂高價賣者與買者之情不同可取減也叟若買如此高價品則必不免老婆叱咤伴曰官強論其值寧不可賣也我店與富澤坊柳原古着店異矣官未知乎曰越後曰大丸曰布袋曰白木呼此四店為長招幟中之巨臂縱有贖千金物客不可減一錢也自古皆然官若疑須問于他也叟低首良久曰買而已探擯鼻禪換以禪財合一步紙幣三枚與一朱四枚二十五錢出而償其值紙幣與錢温々有臭氣接陰囊久亦可知是昨出都下之僮父也名之曰山出

一群俠客肩手帕曰有盲目縞乎小可連中四名也此及明日午時須裁一對衣必勿誤其時刻伴曰諾々每度奉謝或初米者必二字請測官輩丈尺曰八八五郎者者丈五尺也七七九郎者四尺五寸也熊熊吉者何虎虎藏者何客將去伴扣袖曰請可賜挖附金八振肩戟手曰汝須視面發言抑以余輩為何人乎游俠者流也棄百年命未吐一言虛汝視兩腕青龍乃余輩招牌也汝不知曾叟雷名于都下八與七乎汝欲五圓十圓之腐目金特可與之速從余尻可來余家也伴謝曰以店有規則故要之也非敢侮官今聞官言則

又何疑明日必可裁也此徒今日豪富明日赤貧愛

也即可期即裁了待其來過午時不來至夕未來遂達明

日尚不來名之曰小便物用之謂

斷髮少年令出縞縮緬而撰之格子縞好歟縞適

歟或蓋縞歟或鼠縞歟客大有感色伴曰以為官衣

乎曰裁小女衣也客齡未出十年此人伴心卜曰

是非小娘衣必外妾之無心也媚妓賦貨財更出數

品曰此縞則可適令娘也今春之藝妓既着此同色

新衣一層添美粧畢竟衣裳管其齡藝妓某則十七

年官令娘或同齡曰然矣二十年人而既有十七年

乎若得百人子是果可適焉々々々即買之而去伴

冷笑曰余卜筮偶中蓋稱細君或稱小妹則人不異

之諺云不落于言而落于語者歟名此客曰狐着

阿娘窈窕左撐紅裙右張紫袂展聲曼々拈腰來請

怨左伴曰娘公可來于斯右伴曰可來于斯中伴亦

然娘從容就席曰請令見帶地曰厚板歟縞子歟博

多又絲織歟娘曰冀可示其數品娘視而撰之曰諾

一諾娘視彼撰此寄己口于伴耳喃喃々久矣伴曰

唯々即記數品價與之娘挾之于帶間而去此娘非

處女非命婦亦非妾亦非藝妓自有一種風姿是所

謂揚花子者也不買一品只問其值而去者何也豈
談情話巧賣狐媚終誑彼痴客而令贖一帶也故問
品價自又高其價飽奪客懷物而欲促買帶與衣也
其奸計可惡々々名之曰張大鼓

松田樓在于京橋畔巨樓閣席酒池肉林魚肉之清
鮮割烹之塩梅幾雖可頡頏于八百善在席上不
敢招藝妓又不許前客與後客献酬客亦無入放歌
拇戰之醉境者斟則去食則散昔日稱之曰奴茶店
盖有此名者接客掌席供呼應出酒肉皆使小奴故
稱奴店云方今則不然幾箇使婢大娘小娘艷粧盛

飾賣笑呈媚寧謂娘茶店可矣都下有其名者曰上

野雁鍋在山曰淺草万年樓在廣川枳在等也以

松田為其巨臂自有煉石新築繁昌又繁昌烹名將

歷他亭設客席于樓上一席能容數百名客來則婢

出記看名朱札而問客所嗜曰刺身曰茶碗汁曰甘

露煮曰光澤燒曰烏鍋曰酢膾一品值約不出五錢

束帶者往馬半衣者往馬自午飯向晚酌万客潮來

肩摩腕擊笑語如沸呼應似射左席書生揚々交洋

語而談青雲右席商買飲々挾符言而話相場阿娘

帝評優人之工拙老婆席唱觀音之慈悲或有僧侶

脫袈裟論教法或有鳶夫露腹套議土功又酒又肉
紛紛送來又盃又盤整々捧出三人命酒二人喫飯
一客去一客來婢送迎無暇坐席溫暖不遑冷此一
烹店而繁昌如此全都之繁昌亦可知也

四客團欒渾身皆有青紋或地雷也斬大蛇或渡邊
網捕赤鬼一男右祖曰銀坐光景比昔日則幾倍之
繁昌也不亦豪儀乎俗稱盛大曰豪儀摸石室者一鼻兩目

非敢有二頭小可亦飲水道水而同東京人也愚與
智固在膽大小余膽堅于南蠻鉄大于大西洋抱此
膽振大智千金万圓已在掌中小可自今廢俠客者

流應為商人也金錢則世間之通客商賣一中築幾
層石室亦非難余之住九尺二間也久矣余將為豪
商住巨室汝輩則義兄弟也後世貸若干資財必可
使主于余支店汝輩期而可待其時也三井々善之
豪富非敢拾遺金皆人智所能致也千里始自一步
余自今斷然禁飲酒請先喫飯去時一男捻手帕而
括前額冷笑動臍曰醉言歌々々汝將為豪商須先
正其坐也跌坐亦甚矣汝開眼視已股間蟠龍穿犢
鼻禪露赤顏半死半活低頭而口流涎汝上口既飽
下口亦將飽歟有此醜態而求彼富貴譬如卧毡天

豈有可得之理乎汝若能得出裏店余數十回可
倒步也汝勿吐智者假聲就若余吐訥升名優夫有
聲曰阿呀阿古屋汝飽秘景清之住處乎下手改詞
曰蒙重忠樣之慈愛今日半澤樣之鞠問不用一獄
具次郎名一男抗氣湧怒曰何這潑皮五者五振拳曰
何々々愚郎欲屎眉縱背裂兩箇焦燥龍乍搏虎々
攫髮龍爬面七顛八倒皿飛鉢碎盃盤真狼藉矣二
友喝道止々々邏卒忽上樓來大喝一聲霹靂裏于
樓次五醉乍醒恰如青菜帶熱湯黙々低々叩頭謝
罪邏卒牽四男而去稱俠客者稍雖改其惡習偶樓

上鳴動歇衆客再就坐

一高留盃义手曰近來絕無勝利君輩如何茂者茂助

閣烟管曰兔兔飛行有以來之不景氣實甚矣油損

金五百圓又係羅紗有若干損貨逆入者亦逆而出

全拘賣活物之惡報也時婢捧皿至茶碗蒸已成矣

勘音曲食刺身曰君輩十年坐食猶可支也君連庫

與妾生自兔余合家與妻亡自兔同鬻兔而其損益

如雲泥近聞兔兒落魄極屈釜中魚雖更紗襟卷盡

落于屠者手被竹串貫入露肆鍋中人呼曰占子鍋

是如遇磔刑與釜刑也昨日千金而今日文久二孔

如君輩則近來損金兔之崇也在余則其落魄如此
余之罰也余喰其肉不足復其饑君輩葬其屍不足
報其恩也勘拍手打々更命酒了曰君言確論也此
故余愛妾十倍本妻內則少頃不離其側或嘗其唇
或舐其膏摩而撫之外則游步無不伴昨到演劇場
今訪梅屋舖誘而携之是生于兔故也愛妾乃如愛
兔出入相從何報恩過此德德者其駁論曰三君言皆
屬僻論似是而非也得利商有損亦商勝敗元在己
智怨恩豈管其物乎余驚兔得利不為少猶有兩三
白黑兔自屠而喰之為償牛肉數十鍋葬之于地不

免薄情故瘞之于我腹也兔成佛不容疑有鬻酒得
富者有飲酒亡家者怨恩何管于酒商人論于利見
利不為無勇也利之所在益之所存余網之無洩君
輩說則任裏坊小買之心也余論則任煉石室大商
之腸也世界何人不欲利不動公大師君之開帳亦
欲奪賽錢是神佛之商法也極樂淨土使償六道旅
費是彌陀之商法也近聞地獄亦改革政令倍三津
川渡錢畢竟人間生于利亦死于利牛飲馬食亦是
利也獨舐血嘗殘肴傾瓶滑餘歷抱飽腹而去行不
數十步嘔吐如決堰堤無一物存于腹者是乃飲食

逆入者亦逆而出

三客一鍋浸六箸而食蓋鳥肉也他則有漬物一皿耳甲生曰君尚無好電信乎乙生曰無々漸以筆耕糊飢口一葉半錢不充浴錢既典盡書籍及外套一身以外窳々寥々只存一脚机與一缺硯耳窮亦甚矣君輩有拿幕倫英佛國之英才豈無良策乎請為僕謀之丙生曰近聞大將英人恍惚于藝妓某君不知其妓乎乙曰僕曾遇而三回彼必知僕甲曰乃電信之電信藉彼餘力電信必可通也乙曰僕無接彼財力嗚呼如之何丙曰彼妓頗有義心何管于金多少

僕幸有一衣在典之可償其費也兵尊神速君明日可速行而哀訴其情彼元士族某之女也君佯為彼兄使妓數其零落則一言以可得二十圓等位也不亦妙工夫乎三人孰先出則足養二人隨亦有後策在廟議已決須先舉祝盃也三生策謀抑何未可解之敢請看者判斷此輩僥倖若就要路果有何用以齊肩誦笑為職以奪祿掠財為業或搽人脚或拭人尻人而不耻之者或猫歟或鼠歟寧賣狐媚者也一夜何人朦朧立余枕上曰汝記余輩景况糊其口是乃拭余尻者也孰若藉藝妓力者余蒙啟衾曰為夢々々

待合茶店

都下待合茶店之盛亦與舩宿爭多于通街于橫坊于河岸于橋畔或祠地或寺域凡至繁會所比戶有閑竈者按昔日稱待合者有東郭人與西街人集議則預為可會于某坊某茶店之約相待而相會因有其名當今客之來于此店者其趣不同有事而會者有焉有約而待者有焉催書畫席者有焉閑圍碁會者有焉往擇外妾者有焉來說阿娘者有焉談媒妁者招歌妓者或富士講或大山講曰何曰何百般集會概歸于此店最可招可貴者則酒客與妓客而已

名則茶店而其實有專賣酒肉者呼之謂醉茶店亦可矣或有宿妓與客貸比翼枕者呼之謂比翼店歟所在高樓佳麗使婢嬋妍開竈而大者比々可下比翼店之名

每戶鎖紙障右則書待合二字左則書店号曰若竹曰梅若曰何曰何店前連二三榻子敷蒲席副火盆側安兩箇茶竈朝磨夕琢光澤鑑人壁下構茶具架磁碗重疊瓷瓶陣列蓋非用之即茶店之招牌也室內粲然席極清潔一隅設三尺小閣備盃盤飾茶器閣下貯一酒樽碧薦包樽銘伊呂盛樽前安置一大

榻爐致瓶滾湯土瓶煎茶煖酒壺則在手爐隅壁間
 必祭不動尊與客明神金幣一聯銀燭一雙天井皆
 揭鳥町熊手與初外蘭玉寶船浮空金匣懸虛室房
 盡美器具聚佳庭砌則一株松三竿竹石燈籠長貯
 半月洗手盤常漲清水蓋這等茶店則屬中位如上
 位則層樓美麗各室瀟灑或全席敷襪綸或四壁回
 繡屏宜閨房適晝寢可與歌妓醉可與阿娘眠大小
 使婢花而能解語紅脂添霞白粉薰雪紫袖婀娜飄
 而招客碧帶窈窕垂而呼人娘誰供茵席娘何捧火
 盆家無庖丁而送來百肴炙鱧有焉肉鍋有焉蕎麵

醉飯亦命也見客遣人丁出大婢賣媚小婢待酌鬻
 春舌則滑于鶯舌勸花唇則嬌于妓唇四銖纏頭將
 解帶八銖纏頭至脫緋禪如藝妓則先挾纏頭于帶
 間到廁而閱之若多則轉倒而謝其恩於此乎比翼
 店之名不虛

左室內盃酒已湧潮銀釵髮剔燭大婢媚一媚絮々
 喃喃說曰有花則有鳥有酒則有肴宴無絃歌則真
 殺風景也頃日有新揭名之妓容顏極秀艷歌曲極
 絕伎請試一招財主既醉眼光朦朧閑睚曰何敢用
 奏問汝有娘其謀之朕聞樂國天子有皇妃十二人

朕亦醉國之顛顛國音士也國雖小戶可無皇妃乎
須減十聘二左手執梅右手執櫻朕為黃鶯轉于兩
花間婢曰君命召可不待駕來也春風早已送香芬
障外忽聞請怨之聲一花先一花後翠裙飄而漾浪
碧帶垂而惹霞艷粧新理姿儀整齊似剛而非剛似
柔而非柔温々嬌人是禍之基一妓彈絃高歌一妓
執扇緩舞丹唇清調遏巫山之雲細腰妙踏欺章臺
之柳客魂飛神翻不知涎之流清襟盃之傾濕膝遂
探懷而投金紙幣飄然落妓膝頭蓋不包之者以一
圓扎也妓視而攸然管絃亦自為得意嗚妓忽止撥

曰官須唱一歌藏文則恐生醜客曰郎美音何待娘
言啞々是耶拍手打々啞々是耶拍手又打々相撲甚
漸歌曰殺絃妓何用白又兮禁踏歌皆能可殺兮
妓曰官美音何如此碎鍋尚矣一曲足以殺娘輩此
殺即若死于官舌鋒娘輩本望君速可殺娘速可死
也把盃傍他膝頭看地出舌出一出客恍惚如
夢骨軟氣碎握其纖手曰謹問兩君芳名曰小櫻曰
小梅大婢在傍曰官既有執梅櫻之言客之街卜果
中官亦果可為黃鶯也妓曰官意氣真可恃客曰郎
若得執近君為箱奴所不敢辭也曰官勿騙人官之

好風姿自西自東無不來戀者娘輩欲守枕藉固非
 能所及冀為費婢敢請恩顧箱奴隔障曰待大娘又
 香炷既過二本客曰娘則我命婦苟促其歸者誰也
 曰箱奴喜八也曰娘可愛則奴亦可愛也是惡僧及
 袈裟之一新也須近前畫三盃四鉢纏頭次來思波
及此汝勿促歸十本玉百本玉尚非千金寶玉何論
 其價余將開長夜之宴汝小膽勿促歸喜曰大將有
 意則奴諾一諾連一句不敢謝及二句不敢辭曰汝
 忽大膽足以謀事汝不聞乎余勇氣敢々如關羽然
 直磨一莖秃鋒將破妓國妓國音入玉門關汝暫入

別室可為伏兵也奴冷笑曰嗚呼危我大將將陷于
 狐窟

右室盃盤狼藉拇戰正盛又贏又輸曰松曰竹曰梅
 罰因敗拳之數一敗一盃又盃又敗郎採一箸置盃
 上曰郎雖大戶非鯨口請借一盃都俗曰批批妓低聲曰
 君取敗于拇戰亦必雪會替耻娘固願有取敗于衾
 裡之時君必勿怨娘々及怨君有約而不相見已什
 日非道之遠君不思娘也娘思一日不見如三月思
 之極歸于惡或想有災禍乎何以不來也或想有疾
 病乎何以不訪也自邂逅遇娘願有鳥不鳴日無夜

不思君恨為時器不着君胸恨為革靴不纏君踵如
比翼鳥羨連理枝三千世界非君誰顧娘三圓之稅
實為難老母之養亦非易君若不顧娘娘憑仗于誰
君誓言猶在耳君雖非敢食言者心之曖昧如春山
之帶霞勝乎不可測知近頃聞君探花于別園忽聞
隣室有人微吟詞云南郭淡烟北里霞蝶游蜂戲醉
為家春風畢竟蹤難定出自桃花入李花君心亦如
蝴蝶朝戀此花夕迷彼花娘也不違君也二三其心
娘身既屬落花曷忍俟秋風誠然則娘死抑君愛色
乎取實乎色艷者無實色薄者有實牡丹之艷姿有

花無一箇實娘身如彼桃李將結真實君請熟思娘
復不敢言復不敢見君今夕則今世之永詠也娘只
死耳說了泣下仰則歎伏則泣假泣巧實於此乎執
欺擾夫手撫背曰卿何憂卿何怨郎偶游別園者全非郎意
皆交游不得止也郎與卿之情則既有赤繩神知縱
令未為婚有誓則我婦也自古去婦有七去例卿未
犯其一郎豈敢棄卿乎妓揚眉熟視他顏曰誠然則
娘幸生君心真可愛請願更誓曰卿果有取敗于衾
裡是乃誓也銀燭乍暗閑談自低三絃鏗然自有聲
或為比翼枕與隣室又歌曰不許黃金贖妾身々々元許有

情人

前室有客說曰郎父元為某店傭夫日擔油桶奔走東西得十錢則蓄五錢終閑獨立肆店商業盛昌財門繁殖又征歲吉原之罹火也建假宅餘千金橫濱之開港也築商館占萬金不十年為巨萬富豪郎少也隸百奴使十婢出入常稱若主郎見貨幣如瓦礫不曾知其貴物足則身不自由父非敢吝家制頗嚴矣故郎不得縱游父沒也金庫什具皆為己所有郎一朝而欲極十年樂與卿初遇于有明樓時恰九月會神田祭事卿遭通街情而屬山車切斷玄髻為俠

少年寬袖厚裙漆郎記紋離紗緬緇紅纏紫右祖而曳鐵棒當時郎富豪擲若干金辨盛飾思之如昨日嬌粧艷姿猶在眼自卿去芳坊轉柳橋米郎零落如流手之所舞足之所踏皆無不係損失者商賣日衰竈烟月細且客歲罹火數庫一灰噫春晚花凋噫時去運傾千金地面已失二所又失一所則至賃居寄脚商人之富如浮雲真不可恃也况當今變商買風互競狡猾專奪人利郎流落畢竟遇奸商欺罔郎温仁豈能可共立乎郎想一滴水有源則不涸郎將投身于農工間取謀之于卿妓衡氣曰君亦學老圃

乎或知工術乎曰卿愚何甚郎非敢自下手也賣宅地則得若干金可以雇數人燒煉石斲收牛羊斲既卜地于墨陀柴門深鎖板橋高掩室家蕭洒庭園幽致春賞花秋聞虫于月于雪與卿共捷與卿偕老賣宅地則直可贖卿也郎心雖如此近頃卿如不思郎然卿反起秋風乎一新時世亦甚矣客將傍妓膝頭妓拂袖正襟曰愚狀休說何等醜態聞若腐說不如讀稗史大娘既請一請若為商為商欺是非彼奸即若愚也今而說舊富者愚夫之巨魁若視鑰倉舊幕臣北條公為商買槐原公挽車若流落何足異末

為拾骨者若幸福聞若典地券于兩所今正係于公裁宅地則非我物何賣以移墨陀何以贖娘身々々明日則他命婦也贖與不贖在只此一夕曾約給金一月不送得不能糊已口而豈遑于他乎娘心既與世沿革如粘着若醜躰終陷于餓鬼道秋風之吹不亦宜乎若視娘銀環此記紋則委一世之情人曾使喰艷語于若者為養此情人也所剝若衣則半纏彼身有財則媚盡則放是歌妓者流之開化也若狗若豕十分雖奪盡未足償為若浣大娘耻與若坐若可速去也容振淚切齒曰若狐若狸飽誑人此怨何以

能報妓笑曰以狐之智誰狗之愚亦一奇談隔壁有聲歌曰非妾敢欺即兮驚色奈此身分

後室客道妹君素豐而無驕色端麗而不洒落真可愛也抑君學歌舞于何乎曰絃歌學于大娘舞學于女師某妹性固不才聞十漸知一技藝之拙所敢耻也曰君謙遜亦可愛緩歌妙舞後世必可霸妓街也君以歌妓為樂乎或以處女為快乎妓曰妓固非妹所欲不得止也妹不幸三歲而失母親後長于假母手十歲而又失父親十二歲而沉身于播磨店歌妓店名客曰君在家能勿艱苦乎或有不堪憂妓摩眶包淚

不言客曰君不言則嫌郎必矣曰妹雖敢非然亦不能言也客擁他背置己膝上白臉早相接紅唇乍相合正是 一枝牡丹初揚水 一蕾初發香

淨瑠璃温習 附女師

都下歌舞之盛無婦而不歌者無女而不舞者不閑貧富比戶皆然一月一回女師會門生開大席於茶店或船宿而競其伎名之曰温習歌曰竹本曰富本曰清元曰藤松曰何曰何舞曰中村曰坂東曰何曰何樓上設高壇紅繡天幕添出最負連中等數字翠縷湘簾揭示某流某師大温習標紙師婦弟娘艷粧

新舞異記 卷二 終
盛飾裝衣一樣必表其孤記紋蒲團推錦敬案鏤金
端姿整儀折鳴而簾捲群娘一曲相次而歌大抵師
理管絃弟按歌曲鏘々調絃徐々發曲女喉而男音
幼舌而老聲乍泣乍笑又清又濁高調正過行雲低
韻全敗流水真是鶯兒學語鳳雛弄音小妹婀娜細
腰舞于壇下都人而蠻女官姿而鄙風三尺垂袖掃
地而自輕一雙擔桶吸潮而不濕乍透乍迤又向又
背紫袂恰飄鶴翼翠裙真振鴛羽可謂西施戲花揚
妃步月宮羽歌霓裳舞使人眷戀惱心恍惚良思聽
者與觀者熾集于樓下賞歌褒舞如少年則聽歌而

非聞心特歸其面評其美醜而不聞曲所按視舞而
非見眼一注其腰論其肥瘦而不見足所踏所謂聽
而不聞視而不見者偶與茶店而賣酒歌妓而鬻春
者同其趣

俚謠云小娘習伊呂波而忘波特記伊呂二字耳歌
舞盛行于世豔詞嬌曲習相思古文諧淫辭舊例而
益覺其伊呂全變于色終誤于色者往々有之習阿
淖而想又松聞阿花而尋半七浦里之戀慕此糸之
恍惚曲々促春句々誘心二六小妹曲節未調而口
唇已嬌乳臭未消而紅粉正薰桃花面先春早笑柳

新編言部 卷二 終
枝腰無風自靡新調之流行艷益艷嬌益嬌巧催海棠眠妙促雙蝶夢至二七則顏照粧鏡洒落為業髮雖亂自不能梳我髮身飾美服奢侈是羨袖雖綻不能縫己衣智不辨菽麥而巧解少年艷語能諧優人假聲若有誰促春情則錦字馮心淫語寄情終至鑽戶隙相窺名寄而相從甚則喋々話醜態於父母目前恬然不曾異如此者雖因其性游藝助之長者亦多焉歌舞之為伎也以懟己情和人心為德故用之正則可為要具不正則為淫器此器足以破貞操新內者樂而淫竹本哀而破百歌千曲易溺于色難利

于行夫女子之為業如紡績裁縫則本業也如歌舞絲竹則末伎也先其末伎而後其本業因襲之久都俗漸為風不彈三絃者為女子之耻是非敢可耻女而不能穿鍼者乃耻也不為可為之業而耻不可耻之伎者何也未學一道未讀一書未知女子之行也為母親者亦不知之而養其女々售伎則母為其婢為之變飯為之負物為己子使役却有矜色弊習亦甚矣今之為女師者飽汲其弊流者之嚮伎也名則絃師而其實謂色師可矣其師焉在方今十學之風漸可先其弊風一姬一婢或婢或婢合牝猫一家四口住橫坊賃新道依

檐疎攪格了戶當門嬌舌說春笑媚滴愛紫袖必長
 翠裙最輕者比是也室內灑灑小而狹麗而自
 麗一隅安大榻爐兩三烟管烟管橫其側三線兩張
 歌案一脚連歌書絃匣在室中央又設三笏小方環
 堵緣容二膝々不進而可接臂不伸而自磨傍有層
 架酒盃與茶瓶累々雜居後邊壁櫥亦蓄何物微窺
 戶隙視出一雙角枕雙枕蓋供醉客也各戶雖有
 貧富以師美醜可卜之男入門者不問其伎必擇其
 美隨迷其美如俠客者流傾己家而潤師屋故有美
 色者捷佳樓住美室一美買百美一家什具渾生自

一面皮

梅窓月落曉鶯呼夢茶爐火活鈇瓶吹笙旭日曠々
 昇過三竿小妹五六人抱常盤津本來已待于門二
 九名師晏々始起身雲鬢半亂花顏不整漸盪漸嗽
 已茶已飯直執絃授業一室忽喧噪曲如蛭蚓笛而
 節無緩急者未免乳臭也聲似金鐘兒而音無高低
 者始開黃口也眉秀眼涼嬌姿整齊正膝三線調音
 不亂者豪家處女也臉紅齒白鄙容洒落仰鼻歌案
 柔聲自嬌者裏店小娘也娘誰習忠臣倉妹誰覆大
 內鑑師家呼之曰朝溫習大梅晝教女夜授男授字

或後何物午後偷閑師新理靚粧蘭湯浴了瑠璃露濕玉
 仙粉帶來釐金香薰雪正是海棠媚欲笑牡丹驕將
 語即起更衣粲然斂容以待夕賓蓋如這等色師之
 巨臂也或年已四十加三娥眉未刺玉齒未泯紅粉
 粧春秋波已難額黑油漆髮新霜稍凝鬢賣媚無艷
 推笑猶寒恰是薜花殘一朝香楓葉留數日紅靨其
 面目色耻欲與少婦並立寧被阿娘假面如何曰我
 面若不賣賣我屍
 際晚情郎少男比々連臂混々雜踵圍一解語花受
 業一男歌曰夫耶難聞傳兵衛樣縱令不思言葉之

無理音乍上鼻乍濁師曰君音不正可清而又濁可
 高而尚低須注意改音又歌曲節又誤再習三覆竟
 不成師復曰音曲稍調明夕復可習敢不謝金各々
 唱聲々異長音變耶許聲者不問知役夫勇調挾吟
 嘲聲者可知是書生或有濁音如敲鍋者或有清音
 如擊磬者有如泣者有如吼者滿室鳴動至午夜漸
 止於是乎甲欲候衆散獨說春情乙低首按策欲以
 令思我丙亦欲占之丁心亦然甲想艷眼視余面媚
 笑呈愛是寄情于我也乙亦想柔膝接余股磨擦傳
 信果是傾心于我也自負與自負爭自負其心之醜

態不異群犬爭一肉師說曰帝敝屋破欲補之娘力
不及請為謀之甲曰郎典衣可補屋也是因有艷眼
之恩脩上部我家屋漏乙曰郎賣禪可換席也是以
有接膝之恩脩下部我家殿席丙可繕壁丁可糊窓
師一媚郎一諾今課合算衆議立決此時甲頓促乙
歸丙亦促丁互促互不去死重群目守一面獨不能
專之師亦不媚一人勉均其愛甲乙策皆違心相怨
空欲起尚不能起勝高如寺鐘已傳四時隣雞膈膊
啞々又啞々衆驚而散去

築地異人館附賣魚店

築地之為名也往昔以埋隅田支流築其地有其名
云地位當隅田川之口唇乃東都之咽喉也商船入
都下也皆無不過此者泊母船于斯放子舟搬運四
方無數之商船常輻輳管蓬鱗次帆檣林立釣艇網
舸亦居其間舳艫相銜楫櫂相擊來往如織中流為
不見水波川唇又容小氣船專運送于橫濱此地因
有舟楫之利元為舟子漁夫之巢窟市街狹斜屋宇
破壞中央有一空地塵芥為山犬屎作丘都人呼謂
築地原入都下見曠原特此地耳故屬僻地多不曾
顧者世界交際之為益也貿易之為利也近輒為外

國人之居留地全掃積年塵埃而新闢一繁華地居留人員日月繁殖建築美屋脩繕寬街人烟稠密商戶櫛比數年而為新小港只為遺憾者港底淺不能容巨艦故居留于此地者宜教使留學生之徒多商賈移住者甚多矣後世若有能通大溝者獨不此地亦可增全都之繁昌也

佳樓麗屋甍瓦相映有積煉化石者有置花崗石者白堊雪輝于富嶽雪石炭烟薰于淺間烟街道數砂石垣々兩無行潦門戶照硝燈燎々庭無暗夜或有開園圃栽花木者或有穿池沼飼魚鳥者室內亦盡

奢外國則人許其奢侈乎曰東洋諸國之不閑化好着敝衣勉食粗食寶玉空藏如馬矢金錢不用同屁丸家雖積萬金不異一貧夫是田舍之弊習也夫稱奢者賣田畝貪酒食典衣裳愛娼妓等乃奢也人之在世應其力為其樂何謂之奢有羨衣不服有羨食不食是非節儉乃吝嗇也叟若有財亦能可住此家抱彼辨天也此婦非異人日本人也彼人來他國住巨室擁美婦此叟生此國極破屋愛醜婆賢愚之相距不亦遠乎叟啜鼻汁曰余雖老未至八十字可能習智亦可能得妙齡及武內宿禰三韓亦可能征若

小兒何以為愚曰啟々諺云老後子後世可為大事者乃童輩也童年僅十三不出七年必航外國娶其美婦可住十層大樓也今磨靴不異韓信過股間一童又竊來叟背後鼠鳴一聲一引白髻去叟顧曰油斷大敵高叟高叟與高祖國音相近真感心感心與韓信國音同真感心搔首而去

總房之魚艘來于築地販賣西南河岸魚戶連接膾氣噫人芝浦亦多漁家万魚活潑新鮮可食然彼手投魚網自垂釣綸皆捕魚之人也此不然遠買魚艘常蓄生魚多賣魚之人也魚船若三日不來則價忽

沸騰今朝十倍昨夕者魚店之常也故蓄生魚者刺而有得大利都人嗜鮮魚不論其價如松魚則典衣擲數金而食其打頭是俠客者流之習風也都下魚店之盛于築地于深川捕魚糊口者不可算數况國內之廣大乎故生于舟裡死于舟裡者亦不可算古語云海中猶有都舟子以水為陸以舟為家謂有都亦且也或云水上猶生解語花

夕陽已暮烟橫蓬窓新月正昇風吹簾袂船底寒冷舟子未眠三人團囑相依話時已二更浮雲遮月船中乍暗行舟有人低々呼曰船饅頭好船饅頭好

一夫忽聞曰何等之珍菓何等之甘食未曾食之請
試嘗之一夫曰腹亦空耗須一飽先可問其品味也
一夫呼舟曰我輩始來于都下未曾知之問其形如
何味亦如何曰形如小舟而帶紫色味之美如甘露
一箇餘味能徹渾身曰余腹巨大可能食數十曰日
本一之黍園子一人不過一箇多食有害于命三夫
流涎而待之有頃何人手中單頭悄悄遷來時恰
雲散蓬窓復漏月視則三婦連袖已逼他膝頭一婦
面塗白粉其色如白堊厚無香氣蓋埋痘痕也一婦
兩臉臉脰真是兩峰聳谷底微見低鼻一婦年已垂

五十全額皺皺秋波已漲雙鬢扶疎霜柳將衰三夫
相顧胸裡惻々目見口不能言老婦自令曰妾可食
彼光頭少婦曰娘可挾此少年中婦曰婦請吞殘物
々々云有福視其面其物可想見三婦微笑動尻欲
挑舟子甚恐一身將葬于妖魔口一夫漸曰汝等非
食我物我欲食汝物何用汝命少婦曰娘以其業食
々々不知其味々々在君輩舌一口猶能可合食三人曰
價幾何曰一箇值僅二銖曰其物焉在何方亦食之
婦指着其股間曰物乃在于斯如是能食耳三婦忽
擁三夫先摸他懷探出其價便跨得下鞭飽食而去

土俗稱新舟謂新造新婦亦稱新造乃新舟未載人之謂歟雖寡婦年少則稱新造既載百夫者亦然其實謂古造可矣饅頭則嗜欲貪無飽可謂噉命之口新造則載運流不止真是溺人之舟食能保命亦能害命舟能載人亦能覆人

新劇場

新富坊守田座

演戲之行于世特非貪觀樂寫人情摸風俗又足以想像世沿革大星由良助之代其仇師直取因名自動義心武智十二郎之別其妻初菊自催哀淚伊賀越之復離妹背山之戀情其源皆出于勸善懲惡是此

伎所以緣盛也按其濫觴

平常帝世惡疾流

行于南都々人舞三番叟舞于生芝之地而禳之焉故曰芝居且例所以為三番叟舞也降經

鳥羽帝世白拍子歌舞妓者起是其未流寬永初年猿若勘三郎創開劇場于中橋街正保九年徙于人形坊慶安四年更徙于淺草開猿若坊正保元年山村氏又既起場于木挽坊都人稱之曰三芝居天保十二年幕府嚴禁奢靡花街舞場亦減其數移木挽人形兩場合猿若坊今也解束縛與自由于民百伎萬藝照準于稅則許之於此守田氏開新場于築地

新富坊次有開于中橋者又開二場于濱坊又于木
鄉于金杉各競新曲日月繁盛又摸其實蹟官不敢
咎之新場中以守田場為巨臂殊往日會有名優人
開一新曲名曰日報新聞社頗有感動觀足以起固
陋頑夫故摸記其情聊寫其繁昌聞歐洲諸國亦演
劇大行奇伎妙術觀者正衣冠而往不有會酒食于
看棚中者蓋尊其伎歟或聞其教無本邦亦專勸懲
主教化則大有益于世

臺上紅幕繙出日報新聞社五字鼓鳴絃次拆響幕
開舞臺正面綠樹陰々掩街道右有一條川流板橋

危險無風無月夜色靜寂散髮少年訓升為外套殊

長二八阿娘手巾罩頭二人携手佇立于橋畔將投

于水適有過橋商人亂雀為照提燈見之二人吃驚

將去商乍止其袖少年曰僕等已決死請放其手阿

娘亦將放去商曰嗚呼危哉嗚呼危哉一步若遲失

半開雙花抑何故投身不死亦有為曰僕死不可止

請聞其情少娘則師某處女也僕入其塾久矣戀慕

互凝釀不義春逾人目閑相從終結比翼夢々重名

浮已入師匠耳春情雖思案之外鑽穴隙援恩師之

處女耻不可包過不可償娘亦慕僕不止欲去無旅

金僕携婦又焉往天下無容二身地赤繩誤結余輩
惡緣不死又何為曰君輩必有二親在若聞其死哀
悼幾何推愛我子情豈忍見其死乎幸有所受之為
替金聊足以支旅費傾囊與之可速去此地也少年
低頭振淚曰未相知受這鴻恩何以謝之何時償之
阿娘合纖手淚連綿欲言泣咽漸曰死固雖覺悟若
有枯木生花何故暗路之旅爺君乃觀音之出現一
世高恩高于山娘死亦不朽高曰冗言勿費時速去
東京及夜未明二人万謝携手去高自以為曾我誤
殺人愁雲鎖胸何日忘之欲償其罪不得其時今夕

救二人者足以贖罪愆快々々獨語喃喃々躊躇未去
一人武士武士三為醉步跟々高履危々多髮大束月
代長過四分紋服騎袴朱鞘低及三尺懷手来自觸
商高聲反罵曰汝視我為何乃舊幕大臣也汝觸武
士身其罪不輕曰商非敢觸官々反觸商士曰汝已
失禮欲巧言以逭其罪益不可免商万謝士竟不聽
乍放腰刀電光一晃商斃于刃下士微笑復不顧現
出平家之亡魂其時辨慶少不動高歌而去一子憂
又晚歸携伴頭急急步来忽蹶死散轉倒照燈視之
非別人乃我父也二人錯愕涕泣哀慟探懷視之有

薄無金是盜賊，所行也。當區戶長適過此，曰：汝等何者？曰：盜殺余父。戶長曰：閑化之仁世猶有如此國賊，官之執善政，賊豈能脫乎？不日可就捕縛汝等。戶籍何區？曰：云々。戶長詳記曰：速可達于官。舞臺忽一轉，景况全變。

樹陰開茶店，榻子待客。傍有標札書，足柄縣管轄大磯村八字。少年與阿娘及乘人車輓々挽來。憇茶店，挽夫左圍大已去。阿娘忽發病，不堪其胸痛。少年又獨驚，不知失財囊于車內。將追挽夫去，娘泣扣袂曰：君不顧娘病，君去獨奈此身。曰：何違顧汝失彼物，不

能移一步。放袖欲去，挽夫自返車來。少年曰：余為汝可活，其淳朴實可愛。忽探囊投金，挽夫驚曰：這箇十圓札小可始見之，何敢受此大金？固辭不受之。少年強投而去。二人旅客又來，憇挽夫視之，曰：想官是高小可有，所敢請即示紙幣。曰：或非贗乎？官請決之。少男出簿照準其番号，乍驚曰：嗚呼！羨政之恩波，我仇忽可復。汝受之于何人？曰：云々。受之曰：是乃殺余父大盜賊。挽夫錯愕曰：小可雖辭彼不可，何知其盜賊小可如之？何少男曰：賊所之，汝不知之乎？曰：浴箱根溫泉果能至乎？否。曰：汝直載我去，汝若不行，不免其

党曰不行受其疑寧如共捕之乎將載二客去舞臺復轉忽為湯本景阿娘浴了浴衣細帶跪對粧鏡楊櫛梳玄髻去少年亦浴來就坐後室忽有聲二人振刀入挽夫曰賊乃是也少男一刀將斬少年執烟管支之曰子等有何怨執白刃大喝一聲罵曰若大賊豈能脫乎某夜殺我父奪七十圓非賊何乃復父仇也曰有何證為賊曰若與十圓札於輓夫其番号與父所貯紙幣符合是其確證也若開懷視之番号皆符合閱之果合曰然則救僕死者子之父也敢謝其深恩僕曾已決死非敢惜命只不堪受其賊名子鞠

刀請聞一片言僕某夜於本所一之槁將投身于水子父適來止死與七十圓曰可速去赴西國僕為子父再有生乃一世恩父豈害之乎少男曰死人不言汝言未可信又將放刀縣吏來制曰雖賊私不可罰少男不可曰復父仇誰道不一字曰復仇既嚴禁伐之汝亦犯罪汝勿慕動終縛少年與少婦去杉林繁翳街道自暗昇夫卸肩輿憇樹陰縣吏牽囚人過此地挽夫追來曰熟考囚人乃旧主之親友某君々性元端正非可殺人者一惑溺于色終至生惡心噫婦人禍可恐可謹說了泣下輿中人聞之以為泣者如

旧僕囚者似親友出與欲問衆已散暗夜寂寥不見
人影或疑假寐一夢歟於此幕閉看棚人語沸喧塵
路次窮處環堵容膝落魄寥々如夢寐按彼想此心
鬱々不樂戶主携新聞紙來曰余明盲官為一讀之
閱則載士某與某處女殺人奪金顛末適與親友某
同名事蹟雖異亦有可會心或思世間多同名人是
我心之迷也噫開化之時世便利亦便身在西京日
聞東京新事如我頑愚未曾讀書未曾知藝放蕩極
至潛身思之無所免罪時門前有人是非別人乃旧
僕也曰奴尋官奔走于處々恰遇鬻官腰刀人始知

官家官老母已垂死命之未終請一見官泣託之于
奴官直東下可問其病也聞官零落甚矣其禍皆生
自酒色官親友某亦迷色已生惡心繫于獄士驚曰
其事蹟果如何請詳告之奴縷々說淚滴襟士曰噫
余過矣々々抑於本所殺人者我々非敢飲酒全為
酒吞生此狂心故亡命遠流寓于此地噉臍不及只
供香花弔其靈耳今聞親友為余陷冤罪豈可堪默
止乎毋疾亦雖可問孰若殺無罪友直東下自可訴
之自今到大阪乘蒸艦不出三日能達橫濱到橫濱
亦有欽道便若誤一日恐彼已就刑先不如以電信

預許之執筆研乎否臺面變為紅問所伴頭說少年
曰亡主一子悲父死心狂亂已垂死若聞君伏罪疾
或可瘡也君請怒之曰僕非全殺之為子亡主有命
命為其人生為其人死是所謂因緣也既獄吏就坐
少年自訴曰抵今日雖敢包藏天網元非可免我全
害彼敢謹就其刑阿娘進曰非全殺之死敢不避何
堪受惡名吏曰汝何物以殺之曰以腰刀害之曰汝
解時世不佩一刀何刀能害之嗟呀曰嗟呀々々々
々漸曰已殺投刀于水吏曰汝言皆詐也汝殺身立
義其心底可感其賊乃在西京以電信已自訴有人

呼訴々忽一士來坐白砂具訴其罪少年相顧互錯
愕是親友某也伴頭顧亦驚這箇主人曾以烏銃誤
殺其父乃其子也訴之為謝其罪吏曰獄已決汝必
羊全無罪商某曾殺其仇父亦有何怨某因自首減
死一等相顧相悅相視相泣時打鼓蓼々幕乃下

常平社

按往昔有建常平倉于都下以賑窮民今開常平社
于百世後如開其倉餌其口是以為救世一物自古
天下無窮民絕窮民亦治世一物也天下人盡為富
民誰敢為人役是猶無野人不能養君子雖歐洲開

化國未嘗聞無窮民有之又不可不救之是此社所以為救世一物也初開社于橫濱次及東京方今以在神田者為本社出支店于四街為其便後遍及及全都大有所益世人稱貧云一鍋一金他無金氣此金氣之為用重大而謂金氣充備亦可矣千金其實用不如一錢金何則無金不能炊不炊無飯々々無生人生命畢竟在釜中人間一日不可缺之樞器也然如獨夫獨婦多欠一釜者至貧生立街頭食酢飯喫串肉或茶飯或喂薯合食以醫一朝飢或是多屬腐敗物不異食病根百病概生自食不可不謹有財

者亦每時不能到烹店此社則不獨謀其便撰食新鮮而利人健康雖貧獨生無食敗物之憂且不往而送不炊而食是此社所以緣起也歟
一匣行厨檜箸副之匣內澤庵必四片月餅不逾二片椎茸大小全閑損益燔麵厚薄尚係飢飽飯粒之剛柔豐助所掌勿有雜舊冷飯塩梅之加減庖丁所職最禁交昨夕汁烹魚與我胴肉甚嫌首與尾切薯欲彼頭部何同瘦與肥只飯有量從搵之所向不違矩行厨值約有三等上者八錢中而六錢下則四錢都人多命中位如下等則役夫或貧生之所食菜品

大異。油豆腐為主眼，羊子蓮根鱗次雜居，至魚肉不過。鯽鯽鱒如飯量尚與上等同，足以支飢腹。厨丁擔雙竹藍配附四方，如會社塾校累累送來，不誤其食時。食客多少則生于菜飯多少，此魚小，于彼夕菜粗于朝，或論塩梅或評品物，不異餓鬼道之施餓鬼。貧生甚恐，彼却為債鬼來。

一生詰厨丁曰：昨夕飯量減數匙，腹虫鳴不平，訴其飢。汝須注意。丁曰：有定規，盛之豈有其多少乎？官大噉未曾餘一粒，或飢極後食，故不飽也。是非厨丁所知。曰：何然？汝或途中掬食來，敗余歟？余腹亦有定

規一匙多為放屁，一匙減為雷鳴，腹必有聲報之。是其確證也。汝入余腹視之，恐有空處，食減屎亦減。近頃屎價沸騰，一滴關其價，故余未曾屎于他路之遠，不能到我家，則擇之歸投于廁，如放屁袋之來散于菜畑。丁曰：論飯量及屎屁官，醜腸亦甚矣。須為談尾也。曰：汝屎即謹聞之余，非敢惜屎語云。糞于田不糞不熟，百穀生自屎歸于屎，食飯猶食屎，都下屎舟之多，日輸出幾百艘，皆糞田疇也。無屎人不能生活，屎亦可尊。丁欠伸搔腕曰：歌々々官鄙言不如屎能。曰：汝以余高論為非歟？丁擔籃將去曰：官論如屁々々

新編
第二編

東京新繁昌記二編終

明治七年六月刻

京橋銀座三丁目

發兌書林
山城屋政吉

